

教育场域的压抑与解放：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文明批判的启示

闵浩哲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er.v8i7.6213

[摘要] 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但此繁荣背后却暗藏危机。在此时期，人们涌现出大量精神问题，人的异化成为阻碍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巨大阻碍。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从本能出发对文明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得出文明是对人本性的压抑的结论。而马尔库塞则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对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进行了批判与发展，并提出“爱欲的解放”来试图呈现一种不压抑的文明。

[关键词] 本能；压抑；文明；爱欲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The Su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ield: Insights from Marcuse's Critique of Freud's Civilization

Haozhe M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industrial society, human material civiliz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behind this prosperity, there are hidden crises. During this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mental problems emerged among people,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became a huge obstacle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reud used the method of psychoanalys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civilization starting from instinct and concluded that civilization is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Marcuse, on the other hand, criticized and developed Freud's theory of civilization repression from a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proposed "the liberation of love and desire" in an attempt to present a civilization that is not repressed.

Keywords: instinct; depression; civilization; love and desire

1 前言

人如何能在不断演进的文明中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是历来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方面，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对“人的发展与文明的关系”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从本能出发对文明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得出文明是对人本能的压抑的结论。而马尔库塞则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对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进行了批判与发展，并提出“爱欲的解放”来试图呈现一种不压抑的文明。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对文明的不同观点出发，进一步揭示从压抑到解放的逻辑进路，凸显“自然—文明”良性互动的可能。

2 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

弗洛伊德对文明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本能与文明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得出文明的发展是对人性的压抑的结论。

2.1 生理和心理本能

“本能”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观念，具有奠基的作用。在其著作中，弗洛伊德主要使用 *Trieb* 和 *Instinkt* 这两个德语单词来表示本能。有学者指出：“目前 *Drive* 一词更频繁地被用来翻译德语 *Trieb*，目的是为了将弗洛伊德的本能与动物本能区分开来^[1]。”因为 *Drive* 一词更能体现出驱动力的意思，这更符合弗洛伊德对本能的分析，即“本能指内在于人类机体中的一种驱力，是一种躯体刺激的心理表征^[2]。”他认为本能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是推动个体行为的根本力量，没有本能的驱动，人无法设定目标进而采取行动。事实上，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学说背后都隐含着“每一种心理状态背后都有一个生理过程”的假设。

死的本能则与生本能恰恰相反，它表现为一种使生命由生到死，进而退回到沉寂的无机物状态的冲动。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死本能”的概念，他认为，在心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动作，它超越

了快乐原则。弗对死本能的逻辑推导过程,起点正是存在于人身上的一种难以察觉的“被动重复性行为”。随后,弗引入了叔本华的哲学,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结果”,因此也是生命的目的。由于生物是从无机物发展而来的,而生物体也有恢复原初的无机物状态的倾向,因此生命体从诞生开始便是在走向死亡,生物体的死本能便体现在此^[3]。

2.2 文明压抑论

弗洛伊德通过对本能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得出一个辩证的结论,即文明起源于对本能的压抑,文明的发展需要依赖于对本能的持续性压抑。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弗洛伊德研究的一个特征就是,坚持不懈地揭示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和最高成就中的压抑性内容^[4]。”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态度始终伴随着略显消极的倾向,他认为文明的不断发展不是一个完全向前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使人丧失自由,压制本能。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主要服务于自然与社会两个目的。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写道:“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须的各种规章制度^[5]。”为了保护人类不受自然灾害的侵害,文明就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调节人际关系进而形成稳定的秩序,文明就需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对本能的压抑具有必然性和持续性。文明起源于对本能的压抑,而人若为自己的生命有着长久的打算,则必然会选择组建共同体,即文明社会,而要想构建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就需要对本能进行持续性压抑。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文明是在生活要求的压力之下以本能的满足为代价而创造的^[6]。”他认为人类所遭受的痛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身体注定要逐渐衰老并走向死亡,这此过程中人会感受到焦虑与恐慌;二是强大的外部力量有摧毁个体和社会的能力和倾向,在此过程中人会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巨大威胁;三是人与人之间有敌对的倾向,在此过程中人会感到冷漠与无助。为了减轻痛苦,个体便需要压抑自己的本能来共同组建文明的共同体。

3 马尔库塞对文明压抑论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现实原则并不总是与快乐原则对抗。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这两个概念弗洛伊德多有使用,他认为人的本能指向的是快乐原则,而文明社会则处处体现着现实原则,快乐原则是本能的被满足,而现实原则则是对本能的抑制。在文明社会中,现实原则总是压抑着快乐原则,正如文明对本能的压抑。马尔库塞则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出发,对科技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作出正面肯定,他认为“年轻人想要的好生活就是一个没有战争、剥削、压迫、贫穷和浪费

的生活。现在发达工业社会已经解决了技术、科学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问题,而这些,在现实中构成了新社会必需条件^[7]。”文明并不会时刻对人的本能进行压抑,通过文明的规整,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速提升。而生产水平的快速提高为本能得到满足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意义上,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并不必然对立,双方有目标一致的情况。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是失真的。马尔库塞延续了弗洛伊德对本能的重视,同样从人的本能出发,探讨本能与文明的关系,发展出了辩证的文明观。马尔库塞认为:“首先,并非所有工作都会导致非性欲化、都是不快的、都是克制性的。至少在这一方面,文化的抑制会加强爱欲的力量。而且文明中的工作本身多半就是对攻击性冲动的社会利用,因此有助于爱欲的工作^[8]。”这种从辩证的角度出发看待文明的方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将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进行了解压,将科技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从必然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马尔库塞认为,高度发展的文明可以实现感性与理性、自由与和谐的统一。文明并不带有原罪,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能将之前的压抑解除,并将其成果服务于每个人。马尔库塞并没有与弗洛伊德一道对文明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而是认为压抑进步的结果预示着进步本身的压抑原则的废除。异化劳动的时间将不仅缩短到最小,而且将完全消失;那时,生活将由自由时间所组成。这个国度不会是这样的状况:在异化劳动中消耗的时间占据着生活的主要部分,而留下来的归个体支配的用来满足他自身需要的自由时间仅仅是一丁点儿^[9]。

4 马尔库塞爱欲的解放

相对于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马尔库塞提出“爱欲的解放”来试图展示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详细论述了这部分内容。

4.1 爱欲是人的本质

人的本能就是爱欲本能。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主要包括生本能与死本能两部分,人的行为必然需要本能的驱动,而这种驱动力主要就是性欲,即一种物种繁殖与保存的冲动。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性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爱欲”,因此他在《爱欲与文明》中就默认使爱欲代替性欲来和死本能呼应,这极大地提高了爱欲的地位。在书中,马尔库塞进一步阐释了爱欲与死本能的关系。马尔库塞却认为,文明的发展对死本能的约束不断强化,即“对死亡本能的克制越来越有效^[10]。”在这种强制的约束下,死本能的力量逐渐被削弱,爱欲成为了本能的核心。在马尔库塞的爱欲学说中,爱欲是驱动人类活动的核心因素,人的本能就是爱欲本能。

爱欲可以作为人的本质。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本能论

进行了改造,将爱欲提升为人的本能。但这种提升并未完成,为了将爱欲与马克思异化理论接轨,马尔库塞又将其提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这种劳动是指对象性的客体相统一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意识对象化到客观物质中的过程。马克思的劳动是辩证的,是主客观的统一也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劳动中蕴含着人类主观意识的一面,这一点也是马尔库塞所不断钻研的^[1]。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辩证的劳动观为爱欲也是人的本质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劳动有感性的一面,其中也有本能的满足,劳动是爱欲所驱动的活动。因此爱欲可以作为人的本质。

4.2 文明对爱欲的压抑

基本压抑是必然的。马尔库塞在深入研究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时发现,有一种压抑是必然会存在的,它是人类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石。这种基本压抑表现为社会的各种规则,这些规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本能的满足起到抑制的作用,进而与快乐原则在形式上相悖,但实际上,这种压抑只是对快乐原则的延缓,并不从根本上与快乐原则相对立。因为社会各种规则的订立是为了人可以顺利组建共同体,进而免受自然灾害的侵害。

额外压抑与快乐原则完全对立。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额外压抑^[2]。这种压抑起源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可以制造相对的匮乏来对人进行压抑,这种压抑并不是延缓本能的满足,而是直接与快乐原则相悖。额外压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人类社会长久稳定的运行,而是单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得阶级制度永远存在。这种附着在基本压抑之上的额外压抑在阶级社会中是长久存在的。

补充压抑是额外压抑的特定形式。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额外压抑有其特定的形式,即补充压抑。补充压抑与额外压抑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施压的主体不同,额外压抑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制施加的外部压抑,而补充压抑的施压主体则是内在个人。之所以出现这种自己给自己施压的情况,是因为在工业文明中,一切都与财富挂钩,主体将自己的生存目标设定为获取更多财富。在这种目标的驱动下,人就会不自主地对自己进行压抑,而这种补充压抑对人的压抑也是最彻底的。马尔库塞认为补充压抑可以看作人意识层面的异化,这与劳动异化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

4.3 爱欲与文明的和解

如前所述,马尔库塞将爱欲提升到了人的本质的地位,且对压抑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总结出三种压抑形式。而这并不代表马尔库塞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文明对人的压抑是必然持续的,他试图通过爱欲的“非压抑性升华”来呈现出一种文明与本能良性互动的可能^[3]。

爱欲的非压抑性升华是可能的。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升华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的压抑升华理论的发展,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驱动着人进行活动,这种本能的满足会产生快感,

进而使得人受本能的驱动而无意识地趋向快乐原则。而人为了长久发展组建共同体,即文明社会之后,本能就受到了压抑,这意味着本能的满足不能像之前那般无秩序无规则,这种压抑使得原始的本能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这就是升华的条件。

需克服额外压抑与补充压抑。马尔库塞认为基本压抑并不与快乐原则相对立,而只是延缓本能的满足。因此基本压抑并不需要刻意克服,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压抑就有消除的可能性。而额外压抑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补充压抑却不是必须存在的,它们的存在对本能的压抑是彻底的,且与快乐原则相悖。正如马尔库斯所言,“本能至少不承受为统治利益所必要的额外压抑^[4]。”人的诸多感性需求是不需要做苦役就能满足的。

[参考文献]

- [1] Thurschwell, Pamela,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Essential Guides For literary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80.
- [2]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27.
- [3] 邱海颖.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及其贡献和缺点[J]. 文化学刊, 2015(12): 75-78.
- [4]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 黄勇、薛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2.
- [5]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8卷)》[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8: 118.
- [6]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8: 11.
- [7] A. T. Ferguson. Revolution or Refor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Herbert Marcuse with Karl Popper[M]. Chicago: New University Press, inc., 1976.
- [8] 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9] Herbert Marcuse. Five Lectures[M].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 1970.
- [10]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 薛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3.
- [11] 马拥军. 马尔库塞眼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J]. 学术论坛, 2017, 40(1): 57-62.
- [12] 梁其蕾, 李云飞. 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新探[J]. 前沿, 2015(11): 26-31.
- [13] 薛民. 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述评[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5): 107-111.
- [14]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 薛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36.

作者简介:

闵浩哲(1999.06-), 男, 汉族, 山东济南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